

玄奘带回的珍宝疑藏在大雁塔下

陕西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王亚荣日前透露,和法门寺宝塔下有地宫一样,大雁塔下也藏有千年地宫。据推测,玄奘自印度取经归来后,所带回的珍宝有很多藏在大雁塔下的地宫里。

大雁塔地宫尚未发掘

史料记载,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后,带回大量佛舍利、657卷贝叶梵文真经及八尊金银佛像。关于佛舍利的数量,《法师传》中记载是150枚肉舍利和一函骨舍利。

为了供奉和珍藏带回的佛经、金银佛像、舍利等宝物,经朝廷批准,玄奘亲自设计建造了大雁塔。但近代以来,没人见过这些珍宝究竟藏在大雁塔的哪个位置,历史文献中也没有记载大雁塔下面有地宫。玄奘所带回的珍宝如今珍藏在哪里呢?是藏在大慈恩寺里还是散失殆尽,似乎已成千古之谜。

“和法门寺宝塔下有地宫一样,大雁塔地下肯定也藏有千年地宫,大雁塔地宫尚未发掘,也没有被盗迹象。据推测,大雁塔下的地宫里肯定藏有玄奘当初带回的珍宝。”王亚荣表示,古塔地一般情况都有地宫,只不过大雁塔地宫很少被人提及。

对于大雁塔有地宫一说,西安大雁塔保管所所长解守涛介绍,去年,相关部门对大雁塔的内部结构进行探测时,探地雷达曾经探测出大雁塔地下有空洞,但没有探测出空洞里都有什么。

解守涛说:“法门寺有地宫,小雁塔也有地宫,都是唐朝皇家寺院,建筑模式也大同小异,因此推测大雁塔下的空洞,应该就是大雁塔的地宫。”

地宫里的珍宝肯定也非常丰富

法门寺地宫被发现后,除了佛祖真身指骨舍利外,还出土了2499件唐代的国宝重器,全部为稀世珍宝,在我国社会政治史、文化史、科技史、中外交流史、美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大雁塔地宫里的珍宝肯定也非常丰富,都是无价之宝。”王亚荣说,唐高宗对修建大雁塔非常重视,作为一个皇家寺院,大雁塔地宫里的珍宝规格会非常高。另外,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正是盛唐时期,国力雄厚,加上这两个皇帝都信佛,因此大雁塔里的珍藏会很多。

王亚荣举例,大雁塔地宫里除了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佛舍利、佛经、金银佛像等宝物外,还可能保存着大量丝绸、各种法器、琉璃、玄奘亲自翻译抄写的经书、玄奘遗物、唐人抄写的经卷、石刻、壁画、皇家器皿、当时的外国人在这里供养的法器等。

“玄奘当时带回了不少贝叶经,他带回的这些贝叶经在国内还没被发现过。虽然唐朝规定贝叶经一般都要上交朝廷,国立翻译场所保存得最多,而后期也曾经几次收集整理从印度传来的贝叶经,但大雁塔地宫里藏有玄奘带回的贝叶经是完全可能的。”王亚荣分析,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经卷纸张保存完好,不但有光泽还有弹性;大雁塔地宫至今未被发掘,也没有被盗迹象,贝叶比纸质要结实,应该也和敦煌经卷一样保存完好。

王亚荣称,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玄奘手迹只有一件,还是石刻的,大雁塔地宫里或许



会保存很多玄奘手迹。玄奘从印度归来后,唐太宗为了褒奖玄奘的功绩和精神,曾命后官动用百宝,组织能工巧匠用了4年时间为玄奘特制了一领绝好的袈裟,类似这样的遗物也可能藏在大雁塔地宫里。

大雁塔地宫可能比法门寺地宫大

“大雁塔地宫和法门寺地宫应该是同种类型,但从塔的体量看,大雁塔地宫的规模应该比法门寺地宫大。”王亚荣表示,大雁塔所在的大慈恩寺是皇家大寺,地域广,院落多,建造规格高,寺院经济发达,作为官寺,大慈恩寺经常为国祈福,甚至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上处于都城之内,不但藏品丰富,规模也大。

王亚荣称,大雁塔地宫内虽然有很多珍宝,但不会设有防盗机关,当时信仰佛教的人很多,大雁塔地宫具有神圣性和神秘性,盗挖佛教地宫怕遭“报应”。对于有无可能近期内发掘大雁塔地宫,王亚荣和解守涛均表示,目前没有发掘计划,文物保护一般都是抢救

性发掘,主动发掘很可能破坏文物。

今年3月22日,西安市水务局曾表示,由于地下水保护有效,西安地下水位近年来持续上升,使西安市地面沉降速度明显减缓,原来向西北方向倾斜1米多的大雁塔目前已经开始向相反方向复位。

十塔九斜大雁塔倾斜不是特例

我国现存的几万座古塔,大多都有倾斜现象,甚至有“十塔九斜”的说法。苏州的虎丘塔、兰州的白塔、太原的双塔等许多古塔都有一定倾斜。

除了地面沉降导致古塔倾斜,也有可能是在当初建造时就有些倾斜。”解守涛解释,古代的人工建筑技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在建造时容易有所倾斜;当时的建筑地基处理相对比较简单,没有现在牢固,也容易带来倾斜问题。

解守涛称,即便是现在的楼房,也很难保证绝对不倾斜,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倾斜度,按照建筑安全标准,只要把楼房倾斜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被允许的。

“在我国古塔中,大雁塔倾斜不算最严重的,目前倾斜的大雁塔已经开始向反方向平稳恢复,安全情况比较好。”解守涛说。

大雁塔倾斜已恢复到999.7毫米

“近年来,我们每年对大雁塔的倾斜检测两次,检测时间分别是4月和10月。”解守涛表示,由于今年4月的检测结果尚未出来,根据2007年10月的监测结果,目前大

雁塔倾斜已经恢复到999.7毫米。

据了解,1941年曾测定大雁塔向西北倾斜413毫米;从1945年以后,大雁塔的倾斜速度开始加快;1983年,大雁塔向西北方向的倾斜达到894毫米;到1996年,大雁塔倾斜度达到了1010.5毫米。

大雁塔倾斜的严重性受到相关部门重视后,西安市从大环境治理方面入手,开始尝试控制地下水过度开采,减缓地面沉降,这使大雁塔停止了继续倾斜的趋势,开始稳定复位,每年恢复的幅度大约在1毫米左右。

目前没必要对其进行特殊纠偏措施

有些人认为,按照每年恢复1毫米的速度,大雁塔完全恢复“端正”,可能需要1000年。对此,解守涛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够科学。

他表示,让大雁塔“端正”不是目的,保证塔的安全、牢固才是目的,因此,推测需要多少年才能完全恢复没有太大意义。同时,“早日把大雁塔扶正”的想法也比较危险,千年古塔恢复需要一点一点来,绝不能有剧烈的恢复动作。“目前平均每年1毫米的恢复速度就很安全,很平稳”。

此外他还认为,在大雁塔已经开始平稳恢复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对大雁塔进行特殊的纠偏措施。目前应以观察为主,给大雁塔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是关键。

如今,大雁塔管理部门通过控制每天登塔游客的数量,把登塔人数控制在每小时300人以内,以此来减少游客对大雁塔的影响;还对大雁塔的排水系统做了更换,防止雨水渗漏。据《华商报》

“克父”儿遭弃11载后否认亲父

一个糊涂的父亲,11年前因迷信而送出亲生儿子。11年后,亲生父亲后悔了,想找回儿子,但经过警方多方寻找、斡旋后,弃儿经过认真思索,决定还是留在养父身边,亲父最终没有领回自己的儿子。9日,广东封开县的办案民警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2001年某天,封开县公安局来了一个叫姚任辉的汉子,自称自己的孩子被拐卖了,要求公安机关解救。当民警问其具体情况时,对方支支吾吾。后经调查,公安机关才明白姚所谓孩子被拐卖的始末。

父亲拱手送走“克父”子

1994年1月,已有两儿两女的姚任辉又添一子。儿子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经常要看医生。

“你这孩子命不好,必须送人,否则你全家都遭殃。”一个陌生的算命先生的话击中了这位糊涂父亲的神经。

姚任辉开始四处托人打听有谁会收养孩子,一晃就三年,有一天,姚任辉的一个朋友说揭阳县普宁市莱某有个亲戚叫莱文晖想收养一个孩子,对方很有钱。

很快,姚任辉就和朋友一起把孩子带到了千里之外的普宁市。但到普宁后,姚任辉并没有见到莱某和莱文晖,反而有一自称是莱某亲戚的人前来接洽,这个人给了姚任辉返程车票和一些糖果就把孩子抱走了,当时这位糊涂的父亲并没多加思索。不久,姚任

辉想念孩子了,几经周折,姚任辉才从朋友手中拿到了一张说是孩子和养父母的合照,但对方转告姚任辉,普宁市有个习俗,孩子收养三年以上才可与亲生父母见面。姚任辉信以为真,三年期间再没去找孩子。

一晃又三年,姚任辉多次去普宁想看孩子,却无影无踪,连此前的莱某和莱文晖都不知所终,连当初做媒的朋友也找不到了。于是,他认定孩子被拐卖了。

封开公安八年暗访探真相

由于孩子被拐卖的证据不足,公安机关不能将它立为刑事案件。封开公安从人道主义出发,答应帮姚任辉找孩子。经调查,莱文晖不是老实人,早在公安机关留有案底。而且莱文晖很长时间没在普宁露面。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孩子就是莱文晖带走的,公安机关也没法就此事追究他。

唯一的线索断了,姚任辉懊悔不已,顿足捶胸为何当初要送走亲生儿子。然而,封开公安没有放弃,一直明查暗访寻找这个孩子的下落。

皇天不负有心人。2007年元月,封开公安终于打听到孩子还在普宁,但不是莱姓人的家里,而是在一户姓政的人家里。据了解,政俞明与妻子结婚多年未能生子。10年前的一天,政俞明的父亲从外面抱回一个三岁左右的孩子,皮包骨,才15斤,病恹恹的。但由于政俞明是大家庭的长



父子相见

子,这个孩子自然成了大家庭的长孙,政俞明夫妇把孩子视为己出,精心抚养。

5年后,政俞明夫妇竟然生了一个儿子。一家人都相信是这个养子带来的福气,于是更加疼爱这个养子。其

开县妇联、封开县信访局组成特殊工作组,带着姚任辉远赴普宁,准备把孩子接回封开。这距离孩子被“收养”,已有11个春秋了。

一到普宁,工作组便向政俞明和其家人以及当地村干部出示了省公安厅DNA的鉴定结论,告知政俞明收养的孩子政小珑是姚任辉11年前被人骗去的孩子姚超,希望政俞明能把孩子归还给姚任辉。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11年来,对姚超付出了浓浓亲情的政俞明一家人,已经将姚超视同己出,他们迟迟不肯表态。如此一来,姚任辉情绪激动,再三扬言一定要与孩子相认。

工作组建议双方协商确定孩子的去留。在协商中,生父姚任辉坚持,只认儿子,不要抚养权。养父方则坚持,孩子才14岁,不知道自己是抱养的,等孩子十八岁后再相认。两个父亲各执己见,无论工作组怎么协调,双方都无法达成共识,相持不下。

好事多磨突发变故

4月17日,省厅有关部门、普宁市公安局刑侦、法制股、信访股等部门也介入此事。多单位苦口婆心,从法、理、情多角度对养父母做思想工作。养父母终于答应向孩子揭开身世之秘,并决定次日与工作组同车前往封开,依法、依规解决孩子的去留问题。

然而好事多磨。当晚10

点左右,政俞明家打来电话,说其叔叔当晚突然去世,第二天不能随肇庆工作组一起去普宁。这是实情还是缓兵之计?肇庆警方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管是真是假,第二天去政俞明家吊唁其叔,然后见机行事。

4月18日一早,肇庆警方来到政俞明家,看到其叔叔真的是死了,也就诚心诚意进行了吊唁,慰问了政家人。肇庆警方的诚心感动了政家人。政俞明眼含热泪表示,一切听从肇庆警方的安排。

14岁后相见儿子没喊爸

此事宜快不宜迟。当日上午11时,肇庆警方提出从最大限度保护孩子利益出发来解决此事。由于孩子年满14岁,根据法律规定,已具备自主选择跟随生父或养父生活的权力,因此由孩子自己决定跟随哪方生活。

4月18日下午,相隔了11年的父子俩终于在普宁见面了。当亲生父亲站在面前时,政小珑双眼只是死死地盯着看,没有叫爸爸,也没有说任何话。当让他当众作出决定选择跟哪一方生活时,政小珑泪流不止,令在场的无人不唏嘘,毕竟血浓于水。孩子沉默了近10分钟,终于作出选择——跟随养父生活!

面对这样的结果,养父家自然欢天喜地。然而,作为亲生父亲的姚任辉却神情呆滞,久久不能平复……

据《广州日报》

实,这个名叫政小珑的养子就是姚任辉当年送出去的孩子姚超。

亲父养父共争一子

2008年4月15日,肇庆市公安局、封开县公安局、封